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六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顧問

待從之學之臣論思獻納自漢已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私人與內相之目而

費宏

侍從

取望者

國初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及置本院凡

上御奉天華蓋謹身文華武英諸殿文淵閣東閣東西黃閣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中右思善等門并出入禁籞無不從游又定為入直即唐之待制也奏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六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顧問

待從文學之臣論思獻納自漢已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私人與內相之目而待制輪對有非諸司所敢望者

國初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及置本院凡

上御奉天華蓋謹身文華武英諸殿文淵閣東閣東西黃閣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中右思善等門并出入禁籞無不從游又定為入直即唐之待制也奏

事即宋之輪對也

宣宗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故於
儒臣每燕見必從容咨訪使盡其意此所以上下交
而德業成也正統以後入直奏事之制既廢凡有宣
召獲承顧問咸歆豔以為榮嘗觀洪武中

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以問學士宋濂濂對曰孟
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深然之夫以逆耳之言能格心如濂真以道事君
者也然濂每有陳對絕不以語人署溫樹二字於居
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視身慎幾事之密

若濂者誠可為備顧問之法永樂時內閣七人惟楊
榮金幼孜黃淮楊士奇當顧問時從容詳慎亦濂之
亞云

責難

聖祖立國使人人得以盡言倚毗近侍尤切洪武二
十九年十一月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德彝為
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
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
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
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

擢用之意永樂三年四月

成祖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己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又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

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為忤直諫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將順

聖祖欲省刑學士詹同承顧問頓首賀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慶也因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上深然之又嘗當春月欲行刑以為疑問於左司直郎汪仲魯頓首涕泣曰此天地之仁也請即免行刑上允所奏邨戾王之葬也左右請以汪妃殉英廟不忍以問大學士徐有貞李賢賢言景泰初汪

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
上憮然以為是又思建庶人幽大內久欲赦之左右
多以為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之居鳳陽聽出入自便

上厭左右招權納賄與賢言之賢謂人君之權不可
下移惟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點起拜

祖宗畢即出視朝循此舊規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

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章奏賢曰自古賢
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中官蔣冕嘗劾勞其實讒亂朕初復位
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當換朕即斥之及

東宮既立冕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
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珍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
之最是賢之善於將順此類也故當時奏對無不當
上心者成化十一年十一月 詔復邴戾王位號初
下群臣議又遣太監懷恩等至內閣問大學士商輅

珍原諫

萬安等輅力陳所以當復之故言甚剴切左右皆泣輅亦泣

上聞之感動疏入即允輅舉手加額曰
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遂上
景皇帝尊謚云

調停

成祖巡狩漢庶人高煦窺伺儲貳
上不能無疑永樂九年三月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
特召楊士奇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何如對
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凡事

宗廟籩豆之類皆親閱自
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寤居日中晏始食及勅使
至始釋然寬慰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
愚戇但見容納且

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用心以愛人為本將來不
負

陛下付託

上甚喜命尚饌賜酒饌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

今

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乃 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宣德元年高煦果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惟尚書陳山近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有以為可者

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還京一日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曰益多柰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齋壘書往開諭之

上從其請王喜即獻護衛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

上待趙王曰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

齋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若士奇者可謂善調護

朝廷骨肉之間者矣景泰中易儲一事當國者有靦顏焉

論薦

聖祖嘗問及廷臣臧否宋濂惟舉薦名士稱其善者不置問否者為誰對曰善者與臣為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自是每用人多命本院宮舉而用之宣德三年六月召楊榮楊士奇謂曰

官原諺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

宣宗因問其甚者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亦嘗為京兆尹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擢佐右都御史乃治觀罪及士奇寢疾

英宗遣內官詢人才舉檢討李紹等五人以對皆至大用天順中李賢在內閣獎進廉士首舉耿九疇為

都御史軒輓為刑部尚書年富為戶部尚書九疇為
權臣所排輓不得志去賢屢言于

上還之禮部缺侍郎有求近習薦陞者

上問賢賢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因
言士風不振多夤緣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
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命下之曰傾朝懽然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
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巡撫者賢以都御史李秉芮
劉白圭王宇陳翌薦後松潘寇發薦都督許貴往平

靖之成化中編修陳音抗疏言異端日熾宜召還尚
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
徽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
禁創寺觀則正人用妖妄息矣不報景泰末學士商
輅薦司直郎林聰詔復職後聰忤宰執欲加重辟輅
力辯之

憲宗朝聰遂拜南京禮部右侍郎姚夔考滿至京輅
又薦留後夔薦歷吏禮二部尚書亦輅汲引之故也

申棟

洪武初朝臣又上疏萬餘言者

風曆言林言
卷之七
太祖厭其迂行欲罪之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
為朝廷耳奚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若向非濂言幾
不悞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
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免其朝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
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
言遂令士奇書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事

毋以謙為戒景泰五年十月給事中有忤執政者大
學士高穀請從輕典卒得左遷七年順天府鄉試太
常卿劉儼為考官時大學士陳循之子英王文之子
倫入試不中二人交章奏儼欲寘于法穀時病強起
預考考畢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
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旨中下以英
倫為特賜舉人穀由此與二人不合屢求退然天順
中彭時在內閣

上方倚任李賢日與面議賢退乃諮訪於時有不可
者時每執不肯初或相忤久之相協後錦衣衛指揮

使門達用事忌賢陰中傷之

上怒曰賢且得罪但當專用彭時中貴以語時時矍然曰何遽至此因為力使其誣得釋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

上以問修撰岳正正曰奸臣未有聞於朝著者若求之人人自危耳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弘治中武尚知州劉遜為岷府奏訐被逮科道奏乞寬貸上怒俱下之獄大學士劉健等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槩以為罪後有大利害誰可言者

上乃釋之正德二年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張彧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咸被繫時劉瑾用事欲俱令枷號大學士李東陽俱申抹寬釋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

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東陽奏此事必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匡弼

凡被顧問必關於國家大體而後言之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簞將以餽廷臣上閱視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

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預者以當時病未有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上意解即付中官單目令燬之一無所問洪熙元年四月有旨故東宮官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令建祠於墓四時賜祭士奇進曰禮貴得中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

上曰吾過矣遽召禮部改春秋祭景泰元年八月

英廟車駕自北狩還方議奉迎禮衆疑未定千戶龔遂榮遇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

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避之而遂榮亦釋後

英廟居南宮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景帝欲窮治之學士商輅請上罪忠一人以全大體

上從之天順初錦衣衛邏得一僧至妻以女獄具當坐反及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內閣修撰岳正

言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而已時忠國公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搆斥朝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究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曰正言是也成化初太監劉永成死有軍功欲封為伯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十二年七月建玉皇閣於宮北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焉學士商輅論毀之十三年四月太監汪直創西廠立威內外官臥不帖席輅與同寅疏其十罪以聞

上即命革罷

納言

成祖嘗與學士解縉論群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寶曰簿書之才馭僧之心既奏

上以授東宮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定見也

宣宗為皇太孫時宮僚左庶子陳山邪佞得寵同列戴綸林長懋以直諫為山所讒害

上即位始知之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楊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

廣雅言林記 卷之十六 對山雖侍從日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至是事浸聞於內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天順初內閣修撰岳正間為

上極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王遂被斥竄及一人誅

上召李賢謂曰向者岳正固言之他日又思正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因召還焉

武宗時逆瑾用事兇熾熾甚大學士劉健等率諸臣伏闕請誅之焦芳陰為瑾地言者遂沮而健與謝遷輩皆引去於此見君子勝小人之難也當其事者必先事豫防而後可

計慮

成祖一日晚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楊榮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聚者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又遣都督韓觀率兵隨之如撫諭不

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非觀至不下其降物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榮自是益見重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直土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制詞于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

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泉于何所其人驚伏成化四年平涼土達滿四反官軍連失利遣都御史項忠往撫捕之大學士彭時商輅料其必成功而朝議洶洶咸欲再遣將出師時等執不可或以危語動之時等不為動未幾獻俘至上喜甚各賜俘奴一人

籌邊

洪武十七年侍講李珣論武事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固重必用之專信之篤而後成功齊用穰
苴魏用樂羊可謂專且篤矣故皆有功若唐用魚朝
恩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故敗事也永樂五
年諭德楊榮奉命往耳肅察視守備還奏稱 旨七
年春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脫脫不花等率部來歸
命榮往同福議處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事平
封福為寧遠侯十年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反
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
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勦之且命榮往與計度十二
月還奏餉道險阻泛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

足原誤

是煩王師遂勅彬旋師二十一年秋榮復扈從西征
駐驛萬全一切軍務悉付榮掌之寧陽侯陳懋奏虜
主也先土干來歸命榮往議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
道軍餉不繼

上聞之命榮與金幼孜總計其數遂如所言遣使諭
虜釋其不臣之罪宣德二年十月交趾黎利遣人進
前安南陳王二世嫡孫嵩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密以示英國公張輔輔請發兵討之輔退乃召尚
書蹇義夏原吉謂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
無名徒示弱耳二人退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

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永樂初訪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數十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其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追憾此事臣願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嵩表示文武群臣皆曰從之便遂赦交趾命郡臣舉奉使者明旦蹇義欲易以伏安眾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榻前力爭已而有旨召眾皆入蹇遂奏用伏安

上顧問夏原吉對曰不可用遣之必辱國遂不用英宗北狩 景帝即大位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洶洶

大學士陳循高穀侍商輅等上言

聖駕一移大勢去矣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無何虜大舉逼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循等皆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時京師戒嚴內閣諸臣運謀設策迄昏乃出至忘寢食外諭諸將獎其忠義之心日令操練軍馬整飾器械以備戰守遣官分投安輯畿內降夷以防不虞嚴督邊關固守要害然虜攻益急總兵官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循等上疏請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以進與京軍夾擊

又為張榜虜營有能擒斬也先者穹爵厚賞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蓋喜寧以胡種為內侍與虜通謀者勅下偶為虜也先邏卒所獲未幾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虜聞一夕遁去京師遂奠天順中兩廣用兵編修丘濬條用兵事宜內閣具本繳進行之弘治十七年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或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帖乞會官詳審上朝退召劉健李東陽至煖閣上曰各邊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健奏曰京

廣雅釋義 卷之七 十
營官軍亦須整點聽征

上曰然東陽對曰

聖諭將官當用謀畧與經戰陣者但京軍有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今消耗過半古人云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七月初四日復召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掘墩殺軍上曰邊軍皆我赤子彼被殺者若何可言朕當與作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

領軍名目即啟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未宜輕動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猶未釋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皆對曰

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召劉大夏面議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大意與內閣同師乃不出已而沿邊將帥殺虜次第擬報而虜謀亦沮

條疏

永樂二十年三殿災金幼孜楊榮等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他官建言如蕭儀輩多獲罪死侍讀李時勉自刑曹入院即慨然論天下事被繫兩歲洪熙初復抗言極諫被撲不死改交趾道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不死蓋未始有申拯之者修撰羅汝敬亦言時

政十五事降雲南道御史蕭時中言致災八事侍講謝璉上治安十五事皆留中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王振專恣侍講劉球上疏謂權不可移下振怒適修撰董璘求為太常卿下獄而球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馬順迎合振意誣球與璘朋奸亦下獄死焉學士劉定之因京師大水十事皆不行景泰初

英廟至自沙漠檢討邢讓言事坐是不通顯時方春久旱災異迭見學士周叙建言大臣之罪固不可辭臺諫之臣緘默無補各處鎮守中官病民尤重皆致

災之由也會叙考績至京師仍命留院辦事周洪謨始授官遂上疏條陳十二事凡有所見即封章具聞憲宗初即位編修張元禎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與時宰議不合乞歸家居二十餘年修撰羅倫編修章懋黃孔昭檢討莊昶相繼言事皆遠貶

慈懿皇太后之喪修撰羅璟上疏言宜合葬 裕陵

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其後亦左遷南京員外郎

出使

宣宗初元大學士金幼孜奉命持節冊封安化真靈

二王妃厯河南北關東西之境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疏奏聞景泰五年南京災

上念

祖宗陵寢所在命大學士高穀往祭事竣錄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廩賑之奏聞稱旨弘治十七年閏四月闕里災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五月事竣還朝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查議行之

劾諍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

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當知無不言縉於是上封事萬言皆人所難者

上嘉獎之景泰初虜入寇庶吉士劉清上封事多見採錄清由是知名累擢兵部侍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鄒智因災異上疏畧曰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其原當先於內閣萬安恃權怙寵殊不厭足劉吉附上罔下漫無可否尹直挾詐懷奸恬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者豈無自哉大抵中貴

有以陰主之也自古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決於此曹之盛衰也願

陛下以

太祖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疏上謫石城吏自卒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

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附廟此一

定體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漢

文帝合葬呂后宋文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
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請中官退翰林中有所呵中官使還
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學時
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諭群臣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

禮所幸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衆聞命咸
呼萬歲而退正德中伏闕請誅逆瑾及跪門號泣諫
止南巡尚書王恕等俱各上疏載在國史

旌直

大學士楊士奇輩在三朝言聽諫行每被旌賞初永
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嘗有旨命祥等削其人勿奏二人
力言不可萬一

聖上有聞得罪反重既忤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臺得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
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
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
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
信漢景泰為太子待詔衛綰稱有病不赴即位進用
綰前史避之

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賜米
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宣德
六年七月時

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士奇家前
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

陛下柰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
奇曰此居且敝當為汝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

廣雅
卷之六
下
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出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士奇今天下平靖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士奇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未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自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

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太監范弘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對

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他如楊溥密疏獲賞之類不可具舉自是以來蹇諤之風漸少而言之亦未必不干怒也惟弘治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奏疏萬餘言大槩謂

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

太祖洪武初元同符今天災迭見宜釐革庶政盡復太祖舊規以應天意因擬為二十二條歷指奇衰之逢迎者開諭而力辯之使不至售其奸

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為切中時弊行之自此

聖心嚮用恒加賞賚然濬時年已耄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信聽內閣亦濬有以啟之也武宗時逆瑾柄國雖大臣言出禍從大學士劉健等極言時弊以為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

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懷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尋又奏言政令十失言甚剴切瑾怒遂皆謝去嘉靖六年五月朔日食臣道南上九事上褒答曰這所言朕已省覽七年十二月望長庚氣如匹布起坤指乾臣復上四事

上褒答曰覽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該門看了

來說八年八月望臣復上六事是歲十月朔日食臣復上五事俱荷明旨允行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六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七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秘書

按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藏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置秘書監又有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建昭文史館集賢院置大學士直學士修撰等官以掌之又有秘書省崇文館其重如此

聖祖初定天下即遣使求遺書

國初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抵奉天門不
百武 車駕嘗幸臨之洪武三年三月庚子置秘書
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二員直長二員十三年七月
癸巳以 內府書籍已有本院典籍掌之於是罷秘
書監典籍張敏行者掌書籍中使傳宣索書耶啟鑰
以上歲時得燕見

聖祖籍古右文其勤如此蓋罷掌書之官併其任於
翰林寔自我 朝始今內閣史館凡

御製 宸翰

列聖寶訓實錄及玉牒副本經史子集類書之屬皆
在焉永樂四年四月

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翰林儒臣講論
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
粗備子籍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
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搜求遺
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
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
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

也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蓋兩京皆有儲書也十九年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廡切近秘閣學士楊榮奮身直入麾武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章舁致東華門金水橋次明日上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不避艱危可謂難矣因褒賞之于時書籍淆亂無紀典籍周翰理清葺亂逾二載而後復舊今館閣書目蓋永樂間所定也自正統以前凡官本院者每朝

退即入閣中檢所未見書蓋館閣無政事以討論考校為業故得縱觀中秘而受命進學者亦與焉景泰時編修周洪謨輩猶然其後始為內閣所局鑰弘治五年五月大學士丘濬請訪求遺書馬上疏有云今內閣儲書有遺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勅內閣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督同典籍與吏典班匠人等將書目較讐有無全欠分為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開具奏報仍刻考較年月委官名銜識於卷末立案存照又勅兩京內外大臣會同南京禮部本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全欠

具數奏知於凡兩京書籍令南京國子監謄寫各令兩監藏之以備遺失夫

國家採補佛道書以為藏經雕以文粹筋以文綾編賜天下寺觀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况此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道經世之大典禮樂刑政制度文為之所具烏可吝惜小費而不為經久之計哉請 勅內閣將書目付禮部抄謄分送直隸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用心設法訪求抄謄送京以補所未備仍於內閣近便去處別建重樓一所專用磚石累砌如民間所謂土庫者令內閣書辦中書等

官遇其間暇抄謄

累朝實錄各一部盛以銅匱度于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

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勅房一應文書如詔冊誥勅書等項草檢行禮儀註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各抄一部盛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苟附禦災備急之具一或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於草澤訪之於傳聞

簡牘無稽真贗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為人所誣捏者亦有之矣至若列聖實錄及

聖祖御製等書請依洪武六年纂集日曆以為寶訓事例勒成一書頒行天下如此則

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疑

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遞沿襲而有本所謂金匱石室豈虛文哉奉

聖旨

太祖御製書籍着翰林官打點見數收貯南京書籍

查照目錄開寫缺少的去着守備同南京禮部翰林院點檢送來天下遺書禮部行移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訪求至正德中權奸柄國典籍散逸嘉靖十三年七月

今上勅館閣重書

列聖寶訓實錄命大學士李時等為經理官臣道南為管錄官肇建

皇史宬于重華殿之西藏以金匱置之石室又於

欽天閣樹碑以紀欽天紀頌追先閣樹碑以紀

祖德詩仍錫燕儒臣于謹身殿臣嘗誦呂祖謙表云

帝暉下燭光滎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邁過沛潢汾之韻湛露示醕醲之惠承雲宣純繹之音若豫頌矣

開局

國初召儒臣載筆以定有天下之制分三局總之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憲章者居焉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古制者居焉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文辭者居焉此開局之始也汪克寬曰洪武元年命中書省翰林太常寺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分局相與訂正之其後纂修國史每分

為十館以均六局之多寡六局一曰吏以究人材之進退二曰戶以蔽地利之盈縮三曰禮以考禮儀之沿革四曰兵以載軍政之臧否五曰刑以書刑罰之祥濫六曰工以審力役之寬緩皆本六官職掌為之十館所修不能統一則擇人摠勘如修他書則有不盡然者蓋自罷起居注之後本院職掌專文史遇有纂修旋設館席給事_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已意蓋官局修書從古然也

監修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 勅修元史以中書左丞相
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不預史事三十五年十月已
未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勅 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
監修都總裁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忠勤伯茹瑯為
副監修官永樂九年十月又重修之勅戶部尚書夏
原吉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未及成而廣孝死原吉
獨專其事洪熙元年五月庚午朔勅修

太宗皇帝實錄閏七月甲辰勅修

仁宗皇帝實錄俱以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

尚書蹇義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
自永樂以來皆預秉筆與國初不同憲德十九年
月庚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止用張輔為監修始復不預秉筆矣
監修

英宗皇帝實錄者會昌侯孫繼宗監修

憲宗皇帝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

孝宗皇帝實錄者亦懋也若修他書則罕設惟永樂
元年七月修永樂大典以太子少師榮國公姚廣孝
禮部尚書鄭暘為監修刑部左侍郎劉季篪副之餘

不可盡書

總裁

國初修元史以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濂等進學士禕拜待制三年二月乙丑續修元史仍為總裁

太祖皇帝實錄總裁者始為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與侍講方希直重修為李景隆與侍講解縉再重修則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學士兼右庶子楊榮祭酒兼侍講胡儼也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總裁為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張瑛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自是其柄始盡歸館閣矣

宣宗皇帝實錄總裁為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行在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總裁兼纂修為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總裁兼纂修前此未有也

英宗皇帝實錄總裁為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禮部尚書兼學士陳文兵部尚書兼學士彭時副總裁為禮部右侍郎李紹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吳節副總裁蓋自此始紹雖為侍郎然發身則自翰林故與焉

憲宗皇帝實錄總裁為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劉健副總裁為禮部尚書丘濬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

孝宗皇帝實錄總裁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焦芳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楊廷和副總裁為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梁儲若纂修日歷惟洪武時有之總裁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侍講學士宋濂

聖祖所修諸書多不可考獨

太宗時永樂大典分局皆有總裁學士解縉修撰吳溥檢討王洪禮部郎中鄒濟布衣陳濟等皆得為之無慮十餘人蓋門彙多而事實繁故也

大明一統志總裁為吏部尚書兼學士李賢太常寺

少卿兼學士彭時學士呂原副總裁為學士林文劉
定之侍讀學士錢溥

大明會典總裁為大學士李東陽焦芳楊廷和副總
裁為學士梁儲若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宋元資治通
鑑綱目等書多不設總裁止用纂修官

纂修

國初纂修皆用山林隱逸之士洪武日曆纂修者皆
儒士職官獨員外郎吳伯宗一人戊寅年勅修

太祖皇帝實錄纂修可考者為侍讀學士兼太常寺
少卿高遜志太常寺少卿廖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程立本禮部郎中夏止善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子
榮劉觀檢討陳性善侍讀劉彥銘史官高讓吳勤趙
友士端孝思張秉彛唐耕國子博士王縉僉事胡子
昭知縣葉惠仲儒士楊士奇等永樂初重修

太祖實錄纂修為學士王景禮部尚書李至剛侍讀
胡靖曾曰章王灌胡儼侍講鄒緝楊榮金幼孜楊士
奇修撰李貫吳溥編修吳節鄭好義檢討王洪博士
張伯穎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待詔王延齡給事中
朱絃吏部郎中徐旭禮部郎中胡達太常寺博士錢
仲益國子助教王達博士金玉鉉行人蔣驥晉府伴

讀蘇伯厚僉事李燁葉砥知府劉辰靖江府教授張顯楚府教授吳勤知府鄒濟知縣楊覲梁潛王褒沈瑜趙季通唐雲教諭解榮劉宗平訓導富貴清羅師程儒士端禮王孟易朱逢吉莫士安凡外官生儒之預此者皆由本院官舉薦及再重修其纂修者學士兼諭德金幼孜楊士奇侍講學士曾棨侍讀兼贊善梁潛侍講王英修撰羅汝敬刑部主事李時勉陳敬宗也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纂修官為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

士兼侍讀學士曾棨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王英右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王直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周述侍講李時勉錢習禮侍講余學夔陳循蘭從善蔣驥修撰苗衷曾鶴齡張洪劉永清編修周叙孫曰恭楊敬檢討周翰王雄楊翥五經博士陳繼戶部主事陳中四川道御史陳叔剛福建右叅議潘文奎知縣萬節教授丘錫教諭梁萼蓋自是不復用儒士矣

宣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為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讀學士陳循洗馬蘭從善侍讀苗衷曾鶴齡馬愉

侍講高穀胡種邢寬修撰周叙尹鳳岐孫曰恭習嘉
言陳叔剛陳詢曹鼎儀銘王一寧杜寧儲懋編修楊
翥董璘楊壽夫林文鍾復主事劉球劉鉉洪與評事
張益御史邵宏譽

英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為學士柯潛萬安侍講學士
李泰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孫賢劉珣左諭德黎涪右
諭德童緣劉宣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修撰王一夔彭
教編修尹直徐瓊陳秉中李永通鄭環劉健江諧張
元禎吳鉞羅璟檢討耿裕周經纂修兼校正官為侍
讀劉吉陳鑑侍講丘濬編修彭華蓋始自專用本院

及詹事府官而纂修兼校正始見於此

憲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為太寺少卿兼侍讀傅瀚少
詹事兼侍讀費閻左庶子兼侍讀謝遷右庶子兼侍
讀陸簡侍讀曾彥楊守阯侍講劉戩王鏊楊傑梁儲
左贊善張元禎修撰劉璣武衛張芮編修劉忠鄧煖
黃珣張天瑞劉春涂瑞檢討楊時暢纂修兼校正官
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李傑左庶子兼侍講學士李東
陽左庶子兼侍讀吳寬右庶子兼侍講董鉞纂修兼
叅對官為修撰楊廷和編修江濶纂修兼叅對亦始
見於此

孝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為侍讀毛紀傅珪朱希周侍
講豐熙沈濤吳一鵬修撰顧鼎臣編修汪俊李廷相
溫仁和李時滕霄何瑋董玘檢討汪偉王九思潘辰
至於修他書者不能盡記大率成化以後纂修皆純
用本院官而永樂大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寰宇通
志庶吉士亦得與焉

催纂

洪武日曆設催纂官以侍講學士樂韶鳳為之永樂
初重修

太祖實錄催纂兼騰寫為禮部主事陸顯宣德初

兩朝實錄因之以禮部主事張習為催纂

宣宗實錄編修蕭鎡賴世隆吳節徐珵檢討李紹王
玉姜洪何宣主事潘勤正字沈寅俱為稽考叅對并
催纂官

英宗實錄以編修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程敏
政檢討吳希賢吏部員外郎韓定中書舍人馬麟焦
瑄李溥俱為催纂官

憲宗實錄以禮部員外郎李通中書舍人胡清為催
纂官自此始專用制勅誥勅官云

稽考

稽考叅對始自永樂洪熙

兩朝實錄以修撰邢寬蔣禮胡種編修陳詢劉矩裴綸梁禔孔目沈寅為之蓋纂修之次也然寬乃永樂甲辰進士第一禔次之孫曰恭又次之寬禔同為稽考叅對

宣宗實錄稽考叅對與催纂併為一事

英宗實錄因之止以催纂為名

憲宗實錄以纂修者兼校正或兼叅對

孝宗實錄稽考叅對者修撰呂枬編修崔銑湛若水翟鑾徐縉景暘檢討段昺易舒誥穆孔暉張邦奇及

胡績宗至是始復專設其賞格與催纂同

膳寫

洪武中修日曆膳寫用舉人監生永樂初重修

太祖實錄以催纂者監膳寫官其膳寫用監生生員儒士凡二十五人暨纂

兩朝實錄改膳寫為膳錄用檢討許彬連智馬信周貴等四人中書舍人蕭湘等十八人郎中員外郎主事寺副等官程南雲等九人儒士生員各一人凡三十三人收掌文籍則為檢討胡讓典籍李錫牛麟張禮

宣廟實錄有膳錄正副官凡二十九人又有膳藁官修撰黃裳編修許彬周貴中允蔣禮郎中何賢夏衡寺副石慶姚本溫良收掌則修撰胡讓寺副陳紀中書舍人靳通

英廟實錄膳寫有太僕寺卿余濂山東叅議林章禮部郎中吳謙中書舍人凌暉鴻臚主簿王佑白真序班毛顯譯字胡清徐德王臣凌遠共三十五人官雖不同大率皆制勅誥勅二房辦事者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七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八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奏績

本院官凡歷俸連閏計三年例給由考滿六年九年皆然先具腳色事蹟及過名有無呈掌印官以憑考覈乃往吏部相見六品以下循廊至堂上送迎待以殊禮五品以上冢宰迎至後堂賓主坐送出移咨都察院掌院皆迎至後堂坐送出不計崇卑洪武十四年十月壬申定考覈之法翰林院等衙門為近侍不係常選官員任滿黜陟取自

上裁蓋未嘗往吏部也十六年六月己卯吏部奏定
考覈在京翰林院等衙門屬官俱從正官考覈各以
功過稱職與否開具送部覆考從之永樂元年吏部
奏准本院五品以上堂上官照例不考五年奏准詹
事府六品以上官亦不考俟九年奏請黜陟而凡左
右春坊司經局中書舍人俱不咨都察院惟吏部考
覈而本院官猶咨都察院劄付河南道覆考稍與洪
武時異矣近凡考滿皆本部引奏復職六年亦然九
年則考功司例差官送題作文不知起自何時大率
皆非

祖宗禮待文學侍從之舊也九年考滿該陞品級具
奏請自

上裁尚循舊典焉若考察之法或間一舉行成化四
年令翰林院屬官并帶俸官譯字等官本院學士會
同內閣考察弘治元年令翰林院官亦從吏部考察
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惟翰林院學士不在五品
之例百餘年來儒臣未嘗玷清議自考察之典行修
撰錢福編修孫清蓋由茲退者夫惟

祖宗之世日勤晉接照臨雖遠不遺而何邇臣之能
掩然既著為令甲耳目有攸寄矣嘉靖初學士以上

自陳不入考察張孚敬桂萼自外入始專其柄矣

遷轉

聖祖定本院官為近侍清職凡遷轉皆自出

上裁未嘗付諸銓衡百餘年來遵之不易然洪武中自本院官遷轉者多大拜二年十月以應奉睢稼為中書省叅政十九年二月以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檢討茹太素為戶部尚書二十七年九月以少詹事任亨泰為禮部尚書二十八年四月以編修齊麟為禮部右侍郎盧原質為太常少卿六月命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已而拜禮部左侍郎二

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又有依資格者三年十二月以侍讀學士魏觀為國子祭酒太史令劉基為弘文館學士十二年十一月以修撰迮原霖為通政司右叅議十五年四月以正字魏德壽為春坊司直郎八月祭酒吳顥有罪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代之二十九年二月以修撰黃觀為尚寶司卿編修張顯宗為太常寺丞皆出

親擢又有止在本院者如侍讀學士朱升為學士之類永樂遷轉亦止在本院獨永樂元年十一月舉人

王儼以薦為檢討既命下

成祖顧問左右曰檢討之下何官時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問曰除人否復以已除對

上嘆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用人以賢以勞儼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居在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儼同遂陞博士張伯穎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侍書蘇伯厚待詔王延齡劉宗平解榮皆檢討其後內閣陞擢漸至三孤洪熙宣德二朝任益隆矣自是本院遷轉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名雖親擢實則

循資格也惟正統末侍講楊鼎徐珵擢副都御史檢討王詢擢大理寺丞各巡撫河南山東貴州等地方成化初修撰張頤擢僉都御史巡撫為殊典餘惟始遷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轉吏部尚書侍郎以至內閣不及他途天順二年學士李紹陞禮部右侍郎實出

上命及履任公卿往賀吏部尚書王翱舉酒酌曰天選侍郎也前此倖進者入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會祭酒缺吏部請以紹兼領之

上謂王翱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如此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楊守陳為吏部侍郎初當筆者猶擬南京

上覽疏改留

列聖禮重儒臣若此

貶恩

凡貶恩受封贈三年考滿及特恩始有之本院正官頒給 誥命取自

上裁吏部奏聞具手本開寫合授散官并年籍脚色

送中書舍人候書寫完備吏部仍具手本於

御前用寶訖具奏 御前頒給講讀以下官亦如之

第用同寮勘給送吏部驗封司為不同耳其最異者

洪武九年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詔贈其父原贈禮部侍郎謚文昭為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母德人陳氏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

寺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妻賈氏封亦如之誥辭皆

親製稱濂有曰德量之弘如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天下榮之成化十五年少詹事兼學士王獻滿

三載乞 恩移封父母詔如其官嘉靖六年 臣道南

考滿吏部考語云多見多聞抱出群之志有學有行
負經世之才都察院考語云名高湖海學博古而識
達天人器重台階文華國而力追秦漢蒙
恩錫父母本身妻勅命十三年考滿復荷
特旨廖道南日侍講讀効有勤勞伊父母應得誥命
准給與他

改調

吳二年修撰朱夢炎轉山西行省員外郎此改調外
擢之始也洪武三年學士陶安出為江西行省叅政
八年編修朱右以稽古不能詳

上譴之出為晉府長史九年編修張鳳擢廣西行省
叅政十六年八月以侍講學士李紳為浙江右布政
使左春坊正字魏德壽為江西右布政使二十五年
八月左春坊大學士董倫出為河南左叅議自是近
侍文學之臣或遂以為例永樂初淇國公丘福以儲
位未建請立漢王高煦

上詔學士解縉定議然秘未發明年立

皇太子又明年福等所議泄於外高煦言於上曰藩
府之舊泄者其維縉乎遂出縉為廣西右叅議又有
出自薦舉者正統元年正月大學士楊士奇舉侍講

劉永清才堪繁劇為出廣東右布政使十三年十月
侍講學士陳文亦以大學士高穀薦出為雲南右布
政使成化二十三年司經局洗馬羅璟服闕至京為
鄉人陰中調南京禮部員外郎弘治十一年庶子王
臣以事出為廣西左叅政若洪武初起居注王禕出
為南康府同知特賜金帶寵勞之復 詔自漳州判
為待制特歷試以難劇且出於寵勞非左遷也正德
時學士張芮或咎其無文名逆瑾用事遂出為鎮江
府同知修撰何瑋以抗直不詭逆瑾出為開封府同
知大率本院官外擢皆陞高位無有對品調者若王
禕則出自
聖祖親擢云

謫譴

洪武中本院官降為屬官或國子及風憲等職元年
十月以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為待制此謫
調之始也三年十一月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
降為編修八年七月降修撰答祿與權為典籍九年
十月降編修朱孟辯為中書舍人十二年十二月降
待制吳沉為編修十三年六月復官尋改典籍拜東
閣大學士十六年八月降東閣大學士吳沉為侍書

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尋改為國子博士十五年
華蓋殿大學士邵質降監察御史二十二年十二月
降學士劉三吾為國子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為助教
三吾等受命授晉王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奏
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黜降別用

上曰儒者不任劇事令教國子未幾復職二十四年
鈞以稽古不稱旨仍降助教三十年編修景清改御
史其後侍講戴德彛編修尹昌隆亦然洪熙初侍講
李時勉以言事降交趾道御史修撰羅汝敬亦以言
事降雲南道御史此皆內任者洪武四年八月侍讀

學士魏觀坐考禮不以時謫龍南知縣編修宋濂坐
祭孔子遲慢謫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致仕學士詹
同等至京師賜宴奉天門復觀與濂為禮部主事十
二月擢觀國子祭酒兼太子贊善大夫此謫外復任
之始也九年六月修撰朱善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
未至賜還鄉十五年三月謫編修吳沉為臨洮府渭
源縣學教諭未行復以為典籍十六年典籍吳伯宗
降太常寺丞不拜又除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知
金縣正統中編修賴世隆坐事降浙江台州府經歷
後召還已卒天順中修撰丘王謫廣東欽州同知未

行復令編成曹石諧之故也成化元年學士黃諫坐罪降廣州府通判二年侍讀學士錢溥坐罪降順德縣知縣三年修撰羅倫以言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事忤旨降福建泉州市舶提舉五年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同疏諫上元燈火

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為知縣景為判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評事景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召倫還復秩時謂翰林四諫十二年學士江朝宗坐事降廣東市舶提舉正統初逆瑾用事凡修

謫原誤

孝廟實錄者擠黜大半修會典者亦褫其秩於是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俱謫南京部屬等官亦有降知縣者皆以擴充政務為名迨

武宗南巡修撰舒芬編修王思江暉馬汝驥上疏諫語多直戇

武宗乃謫芬為廣東提舉思為三河驛丞暉汝驥為知州嘉靖初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言禮柟謫判解州守益判廣德張孚敬又以擴充政事謫侍讀崔桐修撰楊維聰等十二年七月詹事顧鼎臣論講衍義不到席春讒諧乃謫臣道南判徽州蔡昂判湖州

十三年三月

今上祀帝社稷壇問日講官五員如何少兩員司禮
監查名張孚敬即擬伊甥祭酒王激等補充講官
上曰見今侍從人少廖道南蔡昂着取回復職照舊
供事

起用

洪武元年起故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
等至京師以素及時為侍講學士以寧為侍讀學士
又起前起居注王禕為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十六
年驛召金縣知縣吳伯宗除檢討尋拜武英殿大學

士以薦舉失人出知三河縣復召為檢討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前修撰朱善于家授侍詔尋拜文
淵閣大學士三十一年前河南左叅議董倫至自雲
南拜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又起漢中府學教授方孝
孺為侍講前御史解縉為待詔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起左春坊大學士黃淮于獄命為通政使兼武
英殿大學士又起前司經局洗馬兼編修楊溥復其
官尋陞學士正統四年查本院剩員檢討李紹等放
歸田里期年驛召復任天順八年前修撰岳正自戊
所召還未及用

憲宗即位詔復正原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勿調
命充經筵官成化二年閏三月復順德知縣錢溥為
侍讀學士致仕尋起為南京禮部侍郎三年三月起
用前學士商輅于內閣五年七月起前學士倪謙復
職尋進禮部右侍郎六年復市舶提舉羅倫為修撰
弘治初侍講謝鐸編修張元貞自養病起編修王救
目外謫起為四川提學僉事南京禮部員外郎羅璟
為福建提學副使十年五月侍讀學士致仕程敏政
前左庶子張昇皆復官正德五年逆瑾誅起南京兵
部員外郎徐穆等為侍讀等官處州府同知張芮亦

自原誤

唐原誤

起為南京尚寶司卿尋擢南京太常寺卿檢討劉瑞
起自外謫為浙江提學副使十六年前修撰何塘亦
起自外謫為副使提學山西云

起復

國初隆重儒臣惟以孝德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皆奪
情起復其前後扣筭年月以詔臣子移孝為忠也惟
永樂六年學士楊榮居父喪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
是年冬復居母喪奏歸守制時已下 詔巡北京不
許九年春奉命始葬奔喪遣中使護送榮還時洗馬
楊溥丁父憂 詔奪情起為侍讀二十二年大學士

黃淮丁母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起復內閣
視事洪熙元年大學士金幼孜亦丁母憂

宣宗召修

兩朝實錄起為總裁官正統十四年八月修撰彭時
居母憂遣校尉至門宣喚入朝與商輅及陳循每辨
事時具啟辭不允奪情辦事景泰七年少詹事劉鉉
丁母憂欲奪情起之力求終制成化初大學士李賢
遭喪去官詔留之修撰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
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倫上疏陳古今起復之非且
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卒

口誦兩句云爾來閣下考三考我去家中眠一眠語
雖戲而對亦切蓋當時考吏必集閣下於此可見

清黃

會典云凡兵部清理武官貼黃奏請命學士等官一
員同該部及法司堂上官於 闕右門清理本院官
專管撰述

閱武

會典云凡該繼軍丁告願科舉者兵部奏送本院出
題考試批定中否送本部施行按景泰元年盧龍軍
士劉宣弘治五年府軍前衛軍餘姚學禮皆發解第

一然則軍士中不可謂無人要在甄鑒之爾

稽課

會典云凡國子監生課簿按月送內閣稽考凡精微文簿所自置殆不可考按永樂元年司禮監請如舊制鑄出入精微印從之則是廢而復置也會典云凡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關給內府精微又簿開寫日行事務註銷前件按月奏送本院稽考年終類送司禮監交收

譯課

洪武十五年命侍講大原潔等編華夷譯語以言無

明直楊億俄成乞外書蓋有所為而發

給假

在京官凡省親展墓歸娶及送子還鄉改葬先墓具有定制獨本院儒臣多出特恩宋濂在

國初壬寅年八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編修張藻仲歸娶給驛舟并賜寶鈔七年十一月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親面諭之有云茲聞爾諸臣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矣今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為爾請于

上宜各旋歸毋久淹為也因出內府錢分賜以為道塗費永樂元年七月侍講楊榮請告歸省給驛十月榮以妻喪復詔乘傳歸葬

仁宗即位詔百官有違親三年以上者聽給告歸省於是大學士金幼孜首奏省母左春坊大學士王英亦乞歸省皆俾馳驛往還賜賚甚厚

宣宗初特詔翰林諸詞臣還鄉焚黃宣德元年三月學士楊溥得告歸省其母于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十月大學士張英給告省父侍讀曾鶴齡告歸省亦俞允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還鄉展墓甫數旬而

還二年十二月右諭德黎恬在任甫五年謁告歸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五年二月少師楊士奇展墓上錫之金綺前此未有也宣德六年二月編修謝璉初考馳封二親給告歸省十二年四月學士馬愉以父病乞歸省允之賜以驛騎并藥餌費天順初洗馬柯潛拜尚寶少卿兼職如故即告歸省修撰王獻入仕僅五年亦得賜歸省皆給驛往還成化元年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致仕其子編修岳予告省親及謙疾乞歸省得終制二年大學士彭時乞歸省給驛往還命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

促還朝明年二月至

上慰勞之弘治中侍讀學士傅瀚在任二十四年乞歸省許之學士張芮諭德蔣冕乞歸省給驛編修謝丕省親亦從其請正德中編修孫紹祖修撰唐臯乞歸改葬俱給驛嘉靖中左庶子童承叙乞歸展墓亦如之

休告

洪武中宋濂歸

聖祖問之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

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及宣

上旨濂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鎰以束帛賜之自是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雖相國亦不之許特命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又數日皇太子以舊學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金幣又二日啟行夏四月十七日始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 東朝

上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 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押則御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金各一命皇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其家以賜六月七日也濂之自叙如此

聖祖禮遇文儒可謂隆矣宣德初大學士黃淮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 陸辭加賜萬貫既歸遂乞致仕丁外艱賜祭葬以一品禮淮入謝賜遊西苑召淮之子采從行且特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于山之麓淮獻詩以謝

上悅比辭宴餞于大液池親洒宸翰製詩送給路費賜金織五年召修會典遷學士充日講官兼侍東宮講讀數月以母憂去

侍養

洪武中太子贊善大夫和希文言于東朝曰小臣有母春秋高八十有四矣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已乎言訖潛然出涕

皇太子以其言聞詔許歸養此後侍親者多允弘治四年南京侍講學士張元禎以母老乞謝病歸六年編修劉存業乞歸亦如之

近養

國初嘗令在京官員有親者許迎養永樂中修撰羅汝敬之父以明就養京師朝見畢謁

皇太子于文華殿特加問勞命大官賜膳人皆榮之黃淮之父性累封至右春坊大學士

仁宗監國屢問安否嘗賜瓊玉膏一器天順中李賢之父昇封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以貤恩詣闕謝

就養者數月及陞辭

上特賜寶鏹三千貫因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也迎養父母者尚多有之而其特蒙優賜惟三數公為然

養病

國初乙巳年春起居注宋濂三月卧京師之邸舍不入待者六日

上顧近臣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因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實之士不叅以分毫人偽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有斯疾乎越一日又

問病勢稍捐否對曰如初賜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

侍原語

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

上留之數月乃還正統元年編修楊珙養疾詔許之
天順末禮部侍郎兼學士李紹為修實錄副總裁書
垂成感微疾即上章求解任不允成化二年八月
上察其誠許暫歸候疾愈復來七年用

國初例劉崧署司業復起為祭酒降勅召之未及門
而紹卒矣三年編修張元禎謝病歸允家居者二十
二年

孝宗即位乃起為左贊善二十三年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學士彭華始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蔬米越三月辭祿不許
又三月進今官賜麒麟服再辭辭益懇乃獲允俾歸
就醫藥疾已即來瀕行又賜金綺襲衣輿疾出都城
過闕門匍匐稽顙因淚下沾臆而去弘治四年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汪諧疾作在告三月上疏請停俸給
不許每時賜珍味

憲廟實錄成以副總裁陞禮部右侍郎明年復懇辭
乃許之十六年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以疾
在告累疏乃允歸就醫命給驛以行有司俟病愈奏
聞蓋養疾得給驛者惟本院遂為例焉

辭職

洪武初故元温州路教授江寧陳遇隱居于家以謀
臣秦從龍薦召見

上與語大悅即拜學士固辭不受命其後徵聘之士
膺館職不拜者多從其請國子學正蘇伯衡擢編修
官以曠辭歸已而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還

上命舉可自代者即以伯衡應 詔既復固辭

上憫其誠賜文綺賞之俾老焉天順中吳與弼辭左
諭德語在薦舉類皆高尚其事者也

優老

吳元年十一月 詔以侍講學士朱升年特免

朝謁洪武二年以危素為侍講學士尋兼弘文館學
士賜小車免朝謁七年五月命學士承旨罷所兼職
待以優禮又以大學士宋濂老而艱於行步特命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御製馬歌令群臣賡和示寵輝焉永樂中學士曾
棨年踰六十有痰疾一日侍朝遽引退

上見之勅免當日朝宣德中

上念先朝老臣尚書兼詹事蹇義大學士楊榮等四
人皆春秋高並賜勅褒諭命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

議賜玉帶及御製詩畫以見優寵正統時學士王直累遷至尚書年近八十

上特詔免朝謁學士王英亦累遷至禮部侍郎上章乞休者屢矣十三年八月

上特陞英為南京禮部尚書謝恩之日內傳旨曰以卿久任多效勤勞進秩南京俾得安逸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溥年七十以疾在告上疏辭不許命醫診視遣中使賜羊酒楮幣仍令風雨及寒暑免朝蓋成周尊禮黃耆俾耆壽俊在服遺意

致仕

洪武七年學士承旨詹同既復任將以年請老不敢言

上知之八月甲辰詔致仕官其一子魯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出乙巳新製文一篇以賜九年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行

上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始徐徐行由是留者數月十年二月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衣以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上復曰大江漲不可舟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其孫中書舍人慎護行濂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詔褒答謂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得傳功成身退惟卿獨全耳濂辭時請歲成一來朝是年九月朔

遂入朝越十有四日陞見

上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賜醪珍膳諸物抵寓館自是日侍上游盤旋禁禦咨詢備至便殿待食日宴始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格言朝廷百官惟恐濂不見留守人衛卒見濂亦皆以手加額推排迎拜留凡七旬餘以歲暮力辭還復

蘄原誤

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為之指畫既行數日

上問其子璉曰爾父道中無恙否遂以安對未幾復
謂璉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
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首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於是中書舍人
史靖可太子正字桂良皆為歌詩以紀之八年正月
修撰李叔允以年老乞致仕從之七月待制王僕致
仕賜以綺帛給舟車還鄉十年八月賜應奉陳傳還
御製詩文賜之十一年四月賜編修張美和致仕製

文贈之有曰千載一遇今古之通言然全於始終者
罕矣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八年七月賜待制王僕
致仕十四年九月賜修撰趙新致仕十五年十二月
賜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全思誠致仕並加優禮
十八年九月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邁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增劇遣其子逢掖詣

闕上訴得告歸十九年二月左司直郎汪仲魯請老
上期秋至乃俞其請三月朏

上御奉天門召仲魯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見召乎
起對曰不知曰昨期秋方許爾歸已乃思之若等光

陰有限矧喘嗽誠未易痊即今還鄉無庸再來矣所
戒者近侍之歸郡邑官或來見當閉門謝之否則筆
之于簡俾僮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

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
矣其敢以自是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矣仲魯叩首
謝明日陞辭而還洪熙元年春國子監祭酒兼侍講
掌本院事胡儼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賜璽書
褒美復其子孫 詔給舟車楮幣為道里費未幾侍
講余鼎修撰桂宗儒以疾陳乞致仕許之
英宗復辟大學士高穀懇乞休

上憫其老特允之賜白金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
歸其鄉賜勅褒之學士薛瑄入閣數月見將臣石亨
等竊弄威福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
疾乞休成化十三年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
大學士商輅以疾致仕詔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
金幣襲衣寶鏹給驛以歸

孝宗登極少師兼大學士徐溥以目青致仕特加優
渥焉正德初逆瑾用事少師兼大學士劉健少保兼
大學士謝遷皆致仕而少傅兼大學士李東陽獨留
其和遷登舟見寄詩有曰天外冥鴻君得志池邊蹲

鳳我何人蓋自傷也東陽於是調和其間瑾誅後累加至少師食正一品俸致仕歲時賜鮮及頒上尊珍饌與任事時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先是所未有者

宥過

本院刑名屬刑部山西清吏司及大理寺左寺糾覈過名則屬河南道御史然

祖宗時禮重儒紳多見宥免洪武初有御史言學士陶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風聞

上責之曰道聽塗說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不得已而本院官以失識見呵正字桂彥良奏言當取所長畧其短

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耳九年十月壬午

上御午門樓學士承旨宋濂編修傅藻奏事由左門入監察御史吉昌等劾之詔皆宥之他日濂又以事情見責

上製其誥詞有曰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蓋惜之也二十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蔡新

奏覈諸司案牘稽遲者請速問之 詔貸其罪以移
文責報惟翰林院勿問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學士劉
三吾自陳子靖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皆緣失教
自當引退以勵廉恥遂免其官明年九月復職永樂
中侍講曾棨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奸黨事連棨者人
以為危

成祖特原之曰朕惜爾才也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
不戒火延及禁垣亦以棨故不問編修楊敬便道過
家有司奏其冒支廩給擅役驛遞人夫

上怒曰奏奉朕命柰何辱之詔不問水東日記云凡
大班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
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 朝被劾

上赦之國家之禮重儒臣如此

宥親

永樂六年

上北巡命楊士奇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
徙北京為民士奇顧其子尚幼而母墓兼守之者乃
以情白

仁宗乞留京不徙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
復當徙困苦流離有足矜者辭意甚懇切監國憫之

遂以京給士奇并開羅氏軍籍學士楊溥江陵產也
國初江陵人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隸籍焉
其地在瘴鄉往戍者多不得生還追逮無虛歲溥母
甚厭苦之溥乘間以聞
上優詔復其家

擬謚

國初遣尊四代考妣為帝后尊謚皆儒臣擬奏請
旨孝慈皇后懿文皇太子亦然洪武二十五年詔凡
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本院擬奏請
旨弘治十五年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院照例

追原諱

侍原諱

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蹟禮部定有上中下
三等開送本院擬奏請旨本部抄出施行親王例用
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亦用二字若官未高品
而待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本
院官有謚始自洪武末時王禕賜謚文節自是曾入
翰林院者俱用文為謚如胡廣謚文穆之類亦有以
名避者惟大學士陳文謚莊靖翰林之外得謚為文
魏驥文靖吳訥文恪姚夔文敏葉盛文莊何喬新文
肅皆異數也

卹典

成憲凡學士大學士以一品兼者及贈一品者其歿也賜祭四壇若父母妻則一壇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賜祭二壇他官四品以下無有卹典惟本院最為崇異洪武二十四年十月編修唐震卒于四川命禮部遣官往祭之仍命還其喪于京師二十三年十月編修羅原質奔喪父詔賜驛舟楮幣遣歸辛巳年九月修撰王良卒遣禮部左侍郎黃觀諭祭宣德七年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丁母憂

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之奔喪尋奪情起用成化四年學士柯潛丁父憂有司請賜祭

有旨并與葬六年正月復丁母憂遣官諭祭五品父母有卹典自潛始也七年左庶子兼侍講徐溥丁父憂特遣官賜祭十二年溥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母憂賜白金楮幣及葬祭二十年侍講學士李東陽丁父憂賜祭一壇正德初學士張芮以宮恩加從四品俸丁母憂賜葬祭嘉靖十五年七月臣道南奉勅管校

列聖寶訓實錄聞母宜人江氏憂禮部以聞

今上親批云廖道南日侍講讀劾有勤勞伊母准照例與祭葬還着給驛十一月遣左叅政陳渙代

風曆言
卷之十八
諭祭仍命工部造墳十六年六月接丁父主事五洪
公憂

上命與祭一壇開壙安葬遣右叅政劉儲秀行禮又
該大學士李時題為進呈事欽奉

聖旨廖道南候服制滿日陞一級用還賞銀三十兩
紵絲一表裏蓋前此所未有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八

